



南强史学丛书

陈衍德 / 著

Confrontation,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对抗、适应与融合

——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

岳麓书社





南强史学丛书

陈衍德 / 著

Confrontation,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对抗、适应与融合

——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抗、适应与融合: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
陈衍德著.-长沙:岳麓书社,2004

ISBN 7-80665-374-0

I. 对... II. 陈... III. 民族主义-研究-东南亚
IV. D0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1838号

对抗、适应与融合

——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

作者:陈衍德

责任编辑:管巧灵

封面设计:黄朝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新民路10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200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12千字

印数:1-3,000

ISBN7-80665-374-0/G·383

定价:20.00元

承印: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长沙县高桥镇

邮编:410145 电话:0731-6154061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出版缘起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已经走过 80 多年的风雨历程。她建立于 1921 年，是厦门大学最早设立的系科之一，长期以来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的本科毕业生，数百名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成为培养优秀人才的知名摇篮。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辛探索和薪火相传，我系形成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和显著的办学特色，现拥有专门史全国重点学科、国家历史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下设 6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8 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并与海外许多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比较稳固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关系。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系在教学与科研相长思想的指导下，继承发扬传统研究特色，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学科生长点，科研论著迭出纷呈，受到学术界、教育界同仁的瞩目与赞誉。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系的教学科研事业，更好地展示和交流有关成果，我们特推出这套丛书，以期与同志友好为繁荣 21 世纪中国历史学科而共同努力。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

2003 年 8 月

前 言

东南亚是世界上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地区，民族问题是理解东南亚历史与现状的关键。在东南亚，各族群、各地区各有自己的民族主义，但在反抗殖民统治、独立建国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更高层次上的民族主义。然而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外力的影响在激发东南亚的民族主义方面，比世界上其他地区似乎更为显著。而20世纪末叶席卷全球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在东南亚也有独具特色的表现，那就是，尽管该地区各国仍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但却同时存在着离心力和向心力，因此分离主义势力的得逞决非易事。另一方面，东南亚的族际关系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既有土著民族与外来民族的关系，又有土著民族中的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各民族的相互关系中，既有共生共荣的一面，又有歧视排斥的一面。总体上说，东南亚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以及族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大致上可概括为对抗、适应与融合这三种形式及其所包含的内容。然而此三者并非一定是承续递进的关系，而是时有反复。以下是本书各篇的要点：

第一篇。在东南亚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客观上形成了超越族群和地区的民族主义，从而在独立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凝聚作用。战后东南亚民族主义出现了角色转换，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离散民族国家的分化物。这一变化乃源于历史上的族群和地方分离因素，同时又是战后社会经济变迁所促成。民族分离主义固然

有弱势族群抗争社会不公的成分，但此种分裂民族国家的运动并不具备历史进步的意义。

第二篇。互为依存的经济生活使各民族共生共荣，历史文化的差异又使民族歧视普遍存在，当代东南亚族际关系的两面性和复杂性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战后本地区的历史进程，并使东南亚成为当今世界族际关系最变幻莫测的地区之一。

第三篇。菲律宾人民扮演了“亚洲的觉醒”之先驱者的角色。菲律宾 1896 年革命是亚洲第一场民族民主革命，革命中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诞生了亚洲第一部共和政体的宪法。菲律宾革命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由黎刹等人引入的西方先进思想的火种，在菲律宾燃起了燎原烈火。菲律宾革命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南亚从殖民统治下走向独立，从传统走向现代，正是自 1896 年爆发于菲律宾的革命而开其端的。

第四篇。美国对菲律宾实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基本点是与菲律宾精英阶层的合作，作为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者的精英阶层具有对美国既对抗又依赖的双重性格。二者的关系又受制于美、菲双方的政治、经济形势。如何把握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与菲律宾的民族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便认识有别于老殖民主义的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方式与政策，并揭示其本质，是本篇意欲达到的目的。

第五篇。美国统治时期，在美对菲关税与贸易政策主导下，菲律宾以糖、麻、椰、烟等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得到强化，并集中于对美出口；美工业制成品则构成菲进口商品的主体的。此种对外贸易结构虽使菲律宾民族经济发展繁荣于一时，却造成其经济结构的失衡与脆弱，以及社会问题的积累与社会发展

的滞后。折射出新殖民主义特征的美菲贸易关系，对菲律宾民族经济的影响是弊大于利。

第六篇。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与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安瓦尔在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对付危机的策略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马哈蒂尔将危机归咎于西方的货币投机者，主张采取扩张政策以重振经济。而实行符合西方要求的紧缩政策的安瓦尔，则被视为西方的代理人。金融危机最终发展成政治风波，而民族主义在这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民族主义被作为重振经济和增强国民凝聚力的手段时，安瓦尔及其追随者也就难逃垮台的命运了。

第七篇。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民族问题，而且是殖民统治的后遗症以及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在向现代化推进的同时，社会分化加剧，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互交织，政府对南部穆斯林问题的处理又出现种种偏差，导致穆斯林分离分子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分离主义运动在马科斯统治下出现转折，是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积累和爆发的结果。

第八篇。马、华族际矛盾源于英国殖民者造成的“马来人掌权，华人经商”的局面，但双方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形成某种联盟，同时仍保持各自的优势，直至“五·一三”事件打破这种平衡。新经济政策时期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有所缩小，但马来人的政治、文化特权依旧，族际矛盾有增无减。新发展时期这一矛盾才趋于缓解。马、华族际关系的特点是政治上既合作又竞争，经济上既互补又此消彼长，文化上既对立又相互渗透。

第九篇。“新经济政策”有意混淆了马来西亚的种族与阶级分野，在缩小种族间经济差距的同时，扩大了阶级间的经济差

距，而且造就了一个高居于社会顶层的马来族官僚资产阶级。然而，种族矛盾的表象却无法掩盖阶级间的利益冲突这一具有本质意义的社会矛盾。

第十篇。所有生活在中国以外的具有中华民族血统和中国文化特征的人们，均属华族。华族是一个世界性民族。19世纪中叶移居海外的华人具有相当的人口规模之时，华族的形成也就开始了。经由支援祖国的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华族使自身的民族意识从自发转变为自觉。战后，华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仅没有削弱，而且增强了。血统成分与文化传统乃是华族的本质特征。

第十一篇。作为外来民族，东南亚的华人因深远的中华文化背景而长期保留其民族特征，但因与土著民族杂居混血，以及当地文化的巨大冲击，其文化正日益吸纳当地成分，从而形成传统性与当地化交融并存的局面。另一方面，以融汇外来文化著称的东南亚文化，也正经历着适应与涵化华人文化的过程。华人文化与东南亚当地主流文化的双向互动由此而产生。

第十二篇。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历史轨迹，一方面可通过其结构性变迁得以追溯，即决策权逐渐由个人向集体转移，以及人员不断扩展与网络渐次衍生；另一方面又可通过其功能性演变得到展示，即从凸显宗教—政治性到注重文化—教育性，以及“非营利性”前提下经济收入来源与用途的转变。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历史，是一部华族的文化适应与社会适应的历史。

第十三篇。本篇以印尼归侨的口述资料为基本材料，论述了1945—1965年间东爪哇省多隆亚公镇和西加里曼丹省邦戛镇两地华人的社会经济生活，着重从传统性和当地化这两个侧面，分析了以两地为代表的印尼乡镇华人生活的共性和个性，指出了特殊背景下的时代潮流冲击与长期的潜移默化这两种社会力量对印尼乡镇华人生活的不同影响。

第十四篇。从华人移民的个人适应出发来阐释华菲关系的一个层面，即族际关系中的个体关系的层面，是本篇的主旨。总的来说，华人的聚居程度越高，其适应程度就越低；华人的生存压力越大，其适应程度就越高；非人与华人的差距越大，华人的适应程度就越低；非人的宽容度越大，华人的适应程度就越高。华菲族际关系的个人层面，就是华、菲两族个体之间的适应—接纳关系，华人移民的适应程度越高，被非人接纳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就越大，反之亦然。

第十五篇。本篇简略地探讨了东南亚的民族文化对该地区民族主义所起的作用和影响。除了外来民族的民族主义以外，东南亚最重要的民族主义有两种类型，即国家层次上的民族主义和地方或部族的民族主义。就文化而言，除了外来民族的文化以外，东南亚也有民族国家的文化与地方或部族的文化这两种重要类型。本篇从两两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四种不同的作用和影响模式，试图解释东南亚民族主义的文化基础，以利于对该地区历史和现状的理解。

东南亚是我国的近邻，该地区的民族关系将对东盟国家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们对此应予以关注。东南亚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及该地区各国的应对措施，对我国是一个借鉴，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并进行相关研究，有助于我们解决国内相应的问题。民族主义是塑造世界历史面貌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寻求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点，以使各族人民和谐相处，也是当今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东南亚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并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探索出该地区族际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进而总结出国家层次上的民族主义与族群或地方层次上的民族主义既矛盾又并存的时代的族际关系之特征，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陈衍德,1950年生,历史学硕士,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与人合著有《唐代盐政》(第一作者)、《中国赋役制度史》、《澳门妈祖文化研究》(第二作者)等。现从事东南亚史与华侨史的教学与研究,曾在东南亚和欧美作过访问学者与实地考察。已出版专著《现代中的传统——菲律宾华人社会研究》、《集聚与弘扬——海外的福建人社团》,并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民族》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
唐宋江南经济研究

戴一峰: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

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

陈明光:汉唐财政史论

王 旭: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解读

王日根: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

郑剑顺:晚清史研究

马良怀:士人 皇帝 宦官

施伟青:中国古代史论丛

王荣国:中国思想与文化

陈衍德:对抗、适应与融合
——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

陈支平: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

连心豪:中国海关与对外贸易

目 录

前言	(1)
一、从民族解放运动到民族分离浪潮	
——20 世纪东南亚民族主义的角色转换	(1)
二、多民族共存与民族歧视	
——当代东南亚族际关系的两个侧面	(21)
三、亚洲觉醒的先声	
——菲律宾 1896 年革命及其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	(44)
四、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与菲律宾的民族主义 (1898—1935)	
	(61)
五、美菲贸易关系对菲律宾民族经济的影响 (1898—1941)	
	(90)
六、金融危机与马来西亚政治风波	
——兼论民族主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108)
七、马科斯的统治与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问题	(119)
八、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族际关系的演变	(137)
九、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下的种族与阶级分野	(154)
十、论华族	
——从世界史与民族史的角度所作的探讨	(170)
十一、当代东南亚华人文化与当地主流文化的双向互动	

2 对抗、适应与融合——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

.....	(189)
十二、一个华族社团的结构与功能演变	
——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历史轨迹	(202)
十三、1945—1965 年间印尼乡镇华人的生活	
——传统性与当地化的两个侧面	(222)
十四、华人移民的个人适应	
——1935—1965 年间华菲族际关系的一个层面	(239)
十五、东南亚的民族文化与民族主义	(262)
后记	(276)

一、从民族解放运动到民族分离浪潮

——20 世纪东南亚民族主义的角色转换

民族主义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因素之一。这里的民族主义指的是近代民族主义，它诞生于 18 世纪末的西欧，并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扩及全球。20 世纪是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世纪，殖民时代的世界版图因此而被改写。然而，也正是在 20 世纪，民族主义的角色转换令人始料未及，与此前的凝聚作用成鲜明对照的是，其离散作用凸显了出来。民族主义的这种角色转换正日益引起广泛的关注。本文试图以东南亚为例来阐释这种角色转换。

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其思想源头虽来自“革命年代”诞生于西欧的民族主义，但在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民族整合方面，二者都有很大不同。西欧民族国家建立的动力来自其内部，亦即反抗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东南亚民族国家建立的动力则来自外部，亦即殖民统治压力下产生的独立运动。西欧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就是其民族整合的过程，一旦这种国家建立，其民族性也就是其公民性，或者说“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而“族群特性、历史渊源以及语言（或家中所说的方言），都与这种‘民族’的概念无涉”^[1]。东南亚民族国家建立之时，其民族整合

过程远未完成，其居民除了“具有先天上显著不同于外国人的共同性”^[2]之外，并未形成那种兼具民族性与公民性的民族意识。

上述与民族主义原生地的差异，为日后东南亚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的兴起埋下了伏笔。此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的东南亚民族国家，其统一的经济基础是不稳固的。除了殖民主义重点统治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之外，东南亚各国广阔的内陆地区还残存着许多非资本主义因素，分散的村社中的传统农业社会尚随处可见，少数民族聚居区尤其如此。民族解放运动期间，在分散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地方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被统合进更高层次的民族主义当中去，但它们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等待着表现自己的时机。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那就是独立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政府政策的失误所导致的民族国家凝聚力的下降。于是，民族主义成了离散民族国家的分化物，而不是先前的凝聚人民、缔造国家的粘合剂。

—

东南亚是世界上典型的多文化多民族地区，同时又具有地形破碎的地理特征。“无论从东南亚整体来说，还是从单个的东南亚国家来说，这一地区被地缘政治学家称为‘破碎地带’都是十分恰当的”^[3]。据 1978 年的统计，东南亚地区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民族就有 26 个（尚不包括华族）^[4]，其余少数民族更是不计其数。就单个国家来说，东南亚各国无一例外都是多民族国家，其中拥有 100 个以上民族的有印尼，90 多个民族的有菲律宾，50 多个民族的有越南，30 多个民族的有缅甸^[5]。历史上影响东南亚的文化主要有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使东南亚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征。

西方殖民者入侵东南亚之时，除了大陆型国家（越、柬、缅、暹等）之外，半岛型和海岛型国家大都还处于封建土邦林立的状态，至多是形成了幅员有限的伊斯兰苏丹国。即使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室利佛逝、满者伯夷这样的帝国，也还谈不上是具有统一的经济基础的封建国家。大陆型国家因彼此长年征战，加上内部纷争，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对各地的控制也因时而异，绝非稳固。此时，“村社是东南亚封建国家的基本经济单位，又是基层行政单位”^[6]，它们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西方殖民者入侵东南亚后，竭力维持东南亚社会的分散性，以利于他们的统治。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以及殖民者对各自占领地区的控制，客观上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和政治上的统一，并最终形成了以殖民者占领的疆域为界线的国家。这方面的发展以半岛型和海岛型国家较为典型，如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西属菲律宾等。大陆型国家除暹罗外，也都相继沦为殖民地，宗主国的统治也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其统一的加强和稳固。

东南亚各国资产阶级及其知识阶层的形成，以及他们从兴起于西方的民族主义受到的启迪，加上各国民众的“类似民族主义原型的情感”的生成，最终导致了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这种以地缘为导向的解放运动，无可避免，多半是建立在殖民政权所创造出来的基础上，因为这通常就是其未来国家唯一的共通性和民族特征。由殖民征服及行政管理所造就的一致性，有时反而会使当地人民产生一种民族感”^[7]。具有分散性特征的东南亚各国社会，因此而增强了凝聚力，各阶层人民在反殖旗帜下团结起来，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

二

从 1896 年菲律宾革命爆发，到 1957 年马来亚独立，通过民族解放运动，东南亚各原殖民地国家大致完成了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任务。在此期间，各国国内不同的民族集团或者各自展开反殖斗争，或者彼此间形成各式各样的联盟共同对敌。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集团本身的利益与更高层次上的民族利益时而重合时而错位。但无论如何，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毕竟是民族主义的胜利。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它虽然效仿西方民族主义的模式，但所塑造的国家与西方民族国家并不一致，“不管在族裔或语言上皆不具同质性”，因为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仍长期维持着多族裔与多语言的局面。“不过即使如此，这两种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仍是相似性多于相异性。因为二者所追寻的都是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8]。

这里，让我们单就其相异性加以探讨。在东南亚，民族主义日后的角色转换是否正源于这种相异性？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追溯东南亚原殖民地独立建国乃至更早的历史。以往人们在分析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时，并不注重一国之内各民族、各地区在反殖斗争中的不同表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下面以菲律宾、印尼和缅甸为例，分别论述之。

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地区由于民族的、宗教的原因，长期以来与北、中部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西班牙殖民者从 16 世纪中叶起用不太长的时间征服了菲北、中部并使其天主教化，但用了 300 多年却无法完全征服其南部。殖民者入侵之初，南部的社会发展水平较北、中部为高，尤其在马巾达瑙（今棉兰老的古达描岛）和苏禄，已形成了早期封建国家。而此时菲北、中部尚处在国家